

导 言

沧海桑田，天翻地覆！东欧的社会主义完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也完结了！剩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数更少了。值此，社会主义连同她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巨大考验！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勇于迎接挑战的！但勇于迎接挑战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必须勇于面对这样的现实：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大都是在本来就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与繁荣，而社会主义却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许多失误与曲折，因此，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这两种制度、两条道路和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比与较量中，已经处于相对的劣势之中！

处于劣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劣势转为颓势，从此丧失了继续发展和壮大的前途与希望。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不改革或不负责任的急躁冒进的改革都有可能使我们的相对劣势进一步转为颓势！因此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集中地反映在改革方面，反映在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如果社会主义改革能够取得根本成功，能够创建一种既优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又优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够

变劣势为优势，就一定能重新具有伟大的前途与希望！重新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重新证明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这一不可逆转和抗拒的趋势！

改革，已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趋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大趋势”又是什么？这是我们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至今未能彻底解决、但却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根本问题。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抓住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市场经济之机，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使其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向资本主义。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却至今未能对“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大趋势”形成共识。我们的时代是大变革的时代，大变革时代的理论建设就像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理论建设一样显得至关重要。可我们现在最最致命的弱点也恰恰在于：理论准备严重不足！这是我们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所以要么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前，要么一走过十字路口就误入歧途的根源所在。尤其进入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东欧、苏联急剧演变，滑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大有分道扬镳、分崩离析之势！演变——大有成为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大趋势”之势！这表明，在表面上或浅层次上做花样文章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从此进入了必须在道路上、方向和根本制度上作重大选择的实质性阶段。

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说，无论是以前传统的社会主义，还是今天改革的社会主义，抑或是将来改革成功了社会主义，更或是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都应该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应该有其普遍的和客观的历史必

然性，应该有其不可偏离和不可抗拒的总方向和总趋势。我的《两种生产新论》，就是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改革时代的大趋势，对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总规律和总趋势进行理论的研究与分析，作出个人的总结和论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情最深刻、最基本、也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就是整个国民经济逐步由产品经济或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全面转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面临或处在这一转化之中。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这个转化的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无论怎么估价也不为过的。正是这一转化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使改革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趋势，并从总体上、根本上决定着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大趋势！

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全面转化及其由此引起的全面彻底的社会主义变革，是有其深刻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的。社会主义从其诞生起就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仿照，只有理论的蓝图可供参考。然而我们最大的问题也恰恰就出在理论上。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科学的，但他关于未来新社会的理论构想却是不成熟、不完善的，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事实上并没有完全达到科学的境界，从而根据这个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也必然是不成熟、不完善或不完全科学的。由于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经济看成商品经济最发达也是最后的阶段，因此他要消灭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设想和措施，同时也是针对着要消灭商品经济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正是根据“在消灭

资本主义的同时消灭商品经济，在建立社会主义的同时建立产品经济”这一总体构想建立起来的。产品经济本是人类社会最理想、最先进的经济形态，但由于它在总体上远远超越了现代生产力水平，超越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基础和内在要求，还不具备一系列必要的历史前提，因而未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这样的产品经济称之为“超前产品经济”，并把建立在超前产品经济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称之为“超前共产主义”。

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处于相对的劣势，是与这两个“超前”有着必然联系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不能彻底突破超前产品经济和超前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根据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来重建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那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将无可避免；而如果我们的改革不能胜利实现从超前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全面转化，那社会主义的劣势在真正的共产主义到来之前将永远无法改变。因此，要取得改革的根本成功，要变劣势为优势，要使社会主义重新具有不断发展壮大的伟大的前途与希望，就必须彻底打破经济形态上的超越和社会形态上的超前，走出超前共产主义迷魂谷！就必须根据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来重新构造社会主义！就必须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总过程的高度来重新认定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有一个总体的突破和发展！

之所以把“超前共产主义”称之为“迷魂谷”是因为她以其最理想、最美好的理论蓝图充满了诱惑力，使整整几代社会主义的仁人志士迷迷糊糊地在里面徘徊了几百年！

商品经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道德上、法律上、

价值观念上、乃至整个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上的要求，都既不同于自然经济，也不同于产品经济。因此，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全面转化，必然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给整个社会主义带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全面彻底的巨大变化，必然要求我们在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改革。如果说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一样，都以产品经济为基础，因此我们确实实可以把她看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而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社会形态。那么，当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全面转化胜利实现以后，我们就再没有任何理由把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未来共产主义当作同一个社会形态来看待。换言之，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全面转化，预示着一个崭新的、真正的、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我们对此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切较量，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而是超前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较量，或者是超前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真正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形态、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较量，必须也只能在商品经济这个共同的基点上全面展开。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在现实可靠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地和资本主义“一决雌雄”。明确认识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我们正确认识整个现代社会主义的现状、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所在。

许多理论家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新社会的理论构想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为前提的，因此，如果当初的社会主义

革命能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那马克思关于在消灭资本主义的同时消灭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蓝图就完全可以实现了。而我则认为，如果当初美、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完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构想来建设社会主义，那他们今天也必然会和当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面临同样的历史难题。我甚至认为，即便是在当今资本主义更加发达的美国和日本，也远远不具备“消灭商品经济，建立产品经济”的一系列必要的历史前提。

但是，我们万万不可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如果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称之为社会形态；那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则可称之为经济形态；而一定的社会形态与一定的经济形态相结合，就构成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如原始社会自然经济、奴隶社会自然经济、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共产主义产品经济等。由此可见，“社会形态”、“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这三个概念是有着不容混淆的本质区别的。而且，与社会形态及社会经济形态相比，经济形态具有更为根本的决定性意义。一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形态所规定的范围内发展变化的。从根本上说，商品经济这个经济形态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两种生产（即人的生产和产品生产）的相对分离（即人的生产以家庭为单位，而产品生产却以企业为单位）决定的，是不能随意被逾越、被消灭的。我们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本主义，但却绝对不能超越两种生产相对分离开来这个

大前提来消灭商品经济，因为我们当今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还处在两种生产相对分离开来的阶段，都是人的生产以家庭为单位，而产品生产却以企业为单位。但是，不具备消灭商品经济的历史条件，绝不等于不具备用更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来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条件。事实上，虽然资本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但还只是商品经济这个经济形态中的一个阶段，甚至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仅此而已！这个初级阶段是必然还要根据两种生产相对分离开来及其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并在其所规定的范围内继续向前、向着更高的阶段发展的。

今天，“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已成为绝大多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党的十四大更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构想。这是我们彻底走出超前共产主义迷魂谷的最最重要的认识基础。但与此同时，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由于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上，传统的社会主义确实不如现代资本主义，于是有人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必须走资本主义的路，补资本主义的课。如果说以前由于理论构想的不成熟和其他种种历史原因，传统的社会主义曾不幸走人了超前共产主义迷魂谷，那么现在的资本主义“补课论”则又很可能使社会主义改革走人“资本主义迷魂谷”。从一个迷魂谷走人另一个迷魂谷，这将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悲剧，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大悲剧！

之所以把“资本主义”称之为“迷魂谷”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起点上，资本主义以其市场经

济“老大哥”的现实优势充满了“事实胜于雄辩”的诱惑力。可事实上，虽然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现在确实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但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相对落后的或仍然在第三世界里的绝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为数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些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因为他们走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老路就能迅速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所有相对落后国家的所有人们的共同愿望。但真正要赶超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十分简单明白的道理是：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一条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老路更好的新路子，那一切‘赶超’都是空谈，都是一个梦，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

必须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确实要补课，但绝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要补商品经济的课、补市场经济的课。而且从根本上说，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还不仅仅是补课的问题，而是要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大力发展、并力求使之比资本主义更完善、更充分的问题。诚然，根据“消灭商品经济，建立产品经济”这一总体构想建立起来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确实很不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也远远不是商品经济发展最成熟、最完善的形式。如果把商品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划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两个阶段，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事实上还处在必然王国的阶段。这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却是剩余价值规律。前者的本质在于等价交换，而后者的本质却在于剥削，在于无偿占有！很显然，它们之间是有着深刻的本质矛盾的。

正是这种本质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还有许多无法克服的但又是十分致命的严重弊端（如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等）还不可能是最成熟、最完善的商品经济，不可能是商品经济的自由王国。而与人们的传统观念恰恰相反的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与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非但不是互相排斥的，而且还有着真正的质的吻合性与一致性。社会主义改革是完全可以根椐这种质的吻合性与一致性真正进入商品经济的自由王国的！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有了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指导，社会主义中国已成功地走过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十字路口，初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改革方向，在坚定不移地走向市场经济的同时，始终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由于小平同志信仰的是马列主义的活的灵魂，而不是本本主义的死的教条，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抛弃空空洞洞的口号，因此，他的理论深入而又浅出、精辟而又通俗，从“猫论”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三个有利于”、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一国两制”、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等等都莫不如此。正如江总书记所说：“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有了小平同志的理论就由此而止步不前，要根本解决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发展所

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难题，要在回归市场经济的同时又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必然王国、这个“初级阶段”真正进入市场经济的自由王国，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还必须继续向前发展，还需要我们作出坚持不懈的巨大努力。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在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基础上，一定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我们现在则完全可以预言：社会主义改革在从超前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化并全面进入商品经济的自由王国的基础上，在不仅走出超前共产主义迷魂谷、而且避免走入资本主义迷魂谷，不仅克服传统社会主义的种种严重弊端、而且克服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严重弊端的基础上，一定能够创建不仅比传统的社会主义、而且比现代资本主义更能适应并促进市场经济及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独立完整并具有伟大前途和生命力的社会主义！

第一部分

在两种生产的理论基础上

全面建立系统完整科学的唯物史观

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

定义：两种生产特指产品生产和人的生产。广义的产品生产不仅包括物质产品的生产，而且也包括精神产品的生产；而狭义的产品生产仅指物质产品的生产，即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人的生产则指人类自身的生产，狭义的人的生产仅指人的生育，即种的繁衍；而广义的人的生产不仅包括生儿育女，而且包括对人的培养与教育。就人的生产来说，生育方式的变革和发展决定着人的先天素质的不断提高，而国民教育事业的发展则决定着人的后天素质的不断提高。

人的生产和产品生产是两条紧密相关的贯串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最重要的历史线索。两种生产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最根本的决定性作用。无论是忽视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还是把二者截然分割开来，都难以全面建立系统完整的唯物史观，难以准确科学地揭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总规律和总趋势。

马克思前期唯物史观认为，在全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地理环境、人口和生产方式）中只有生产方式（仅指产品生产方式）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就人的因素来说，马克思只是把一定数量的人口当作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决定条件，因此，马克思前期唯物史观所认定的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只是产品生产方式，而不

包括人的生产方式。但马克思在晚年的最后十年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读人类学著作，并留下了三百多万字的系统详细的《人类学笔记》（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 45 卷）而《资本论》第三卷的写作却断断续续。这表明人的生产已经引起了晚年马克思的极大关注。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突破了他前期唯物史观的某些观点，提出了生产关系以外的血缘关系和家庭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可惜的是，马克思对他博大的人类学思想还没有来得及系统整理和完善就过早地逝世了。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执行遗言”根据他的人类学笔记手稿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伟大论著，概述了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把两种生产联系起来考察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尤其重要的是，恩格斯在这本书的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马恩选集》第四卷第 2 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深刻也最科学的精华所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这个新的里程碑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整个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

展的决定性因素不仅有产品生产，而且还有人的生产！这就为我们在两种生产的理论上全面建立系统、完整、彻底而又科学的唯物史观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但总的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的生产及其血缘关系的研究远不如他们对于产品生产及其经济关系的研究那样全面，那样深刻，那样彻底。他们未能把两种生产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上升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总规律来认识，未能自始至终地把两种生产联系起来全面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因此，他们未能最后完成在两种生产的理论上全面建立系统、完整、科学的唯物史观，从而也未能全面地准确无误地揭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总过程、总规律及其总趋势。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真正的也是最根本的历史局限性就在于此。

在以两种生产理论为基石的唯物史观的发展方面，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一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对于人的生产、尤其是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研究具有开拓性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初开了把两种生产联系起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先河。马克思于 1881 年 5 月至 1882 年 2 月间认真研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并对该书写下了十分详细的摘录和批语，打算用唯物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马克思的这一心愿是在他逝世后才由恩格斯实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摩尔根的科学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恩格斯指出：“原来 摩尔根在美国 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马恩全集》第四卷第 1 页）

但摩尔根对两种生产的研究也同样不够全面、不够深入，甚至还不够明确。与摩尔根相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已经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两种生产的理论就再也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与突破，甚至没有引起后继马克思主义者的足够重视。我这里主要是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乃至摩尔根关于两种生产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两种生产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上升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总规律来认识，从而把两种生产联系起来全面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以更加全面也更加准确地揭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总规律及其总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建立系统、完整、科学的唯物史观。

人的生产和产品生产以人对产品的消费为中介，形成一个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有机联系的整体。一方面，产品生产的发 展不仅为人对产品的消费需要的满足，而且为人的生产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创造了物质的基础和条件。但另一方面，产品生产是由人所从事的，因此产品生产的发 展必须以人的生产的发展及其人的素质的不断提高为前提。人，是物质生产力的主体，是首要的生产力。没有人的生产的发展及其人的素质的不断提高，产品生产的发 展、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人对产品的消费需要又规定着产品生产的 具体内容，并在总体上决定着产品生产的发 展规模和方向。由此可见，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既不是单独地取决于产品生产的发 展，也不是单独地取决于人的生产

的发展，而是取决于两种生产的共同发展，取决于两种生产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和趋势。什么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和总趋势？两种生产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和趋势，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总规律和总趋势。这个总规律和总趋势，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并在总体上和根本上制约着其它一切社会规律发挥作用的方向和程度。

必须明确指出 就产品生产而言“生产者”这个概念并不是涵盖全人类的。因为产品的生产总是由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们所从事、所进行的，但并不是全人类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劳动能力，因此，人类事实上可以划分为生产者和非生产者两大部分 而就人对产品的消费而言“消费者”这个概念却是涵盖全人类的，生产者要消费，非生产者也要消费。生产者的消费依靠自己的生产劳动，而非生产者的消费却只能依赖于他们与生产者的血缘关系或其他社会关系。由于人对产品的消费是把两种生产有机联系起来的中介，因此消费不仅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而且也受到血缘关系的制约。由此可见，在生产者背后还有一个数目庞大的非生产者，在经济关系的背后还有不容忽视的血缘关系！因此，必须把生产者和非生产者，把产品生产和人的生产，把经济关系和血缘关系有机地联系起来全面考察，才能建立真正科学的和系统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也才能真正找准社会主义社会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在两种生产中，鉴于千万年来人类由于一直受到产品生产的严重困扰和种种伦理道德的严重束缚，因而一直未能对人类自身的生产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我的研究重点

主要放在人的生产上。并要尽可能地提醒我们全人类注意：一定要像重视产品生产的发展那样重视人的生产的发展！没有人的生产的发展，产品生产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把两种生产联系起来全面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我们大体上可将其划分为这样三个循序渐进的阶段：

第一阶段——两种生产直接统一于家庭：人的生产以家庭为单位，产品生产和人对产品的消费也以家庭为单位。在具有双重身份的家庭范围内，不仅在生产者与非生产者之间有血缘关系，而且在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也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

第二阶段——两种生产相对分离开来：人的生产和人对产品的消费依然以家庭为单位，而产品生产却以企业为单位。在企业范围内，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不再具有血缘关系。

第三阶段——两种生产在全面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重新统一起来：产品生产以社会为单位，人的生产和人对产品的消费也以社会为单位，人的生产领域和人对产品的消费领域里的一系列家庭职能已全部分解出来、并由社会全部承担起来，婚姻已经消失，一夫一妻制家庭已经解体。

由上述两种生产发展的三大阶段所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是三大经济形态，即：

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